



2009

最适合中学生阅读

短篇小说

ZUISHIHEZHONGXUESHENG YUEDU

DUANPIANXIAOSHUONIANXUAN

宗仁发 主编

2009

年选



2009

最适合中学生阅读

短篇小说

ZUISHIHEZHONGXUESHENG YUEDU

DUANPIANXIAOSHUONIANXUAN

宗仁发 主编

2009

年选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9 最适合中学生阅读短篇小说年选 / 宗仁发编.
— 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09. 12
(2009 年最适合中学生阅读年选 / 汤吉夫等主编)
ISBN 978 - 7 - 5385 - 4295 - 0

I. ① 2… II. ① 宗… III. ①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31541 号

2009 短篇小说年选

策 划 李文学
主 编 宗仁发
责任编辑 于德北 王天明 张晓峰 陶 然
装帧设计 李岩冰 张 洋
内文插图 董晓丽
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(130021)
印 刷 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
印 张 15.5
字 数 200 千字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385 - 4295 - 0
定 价 19.8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目 录 CONTENTS

咳嗽天鹅	铁 凝/001
解 冻	迟子建/010
悬崖学校	周蓬桦/031
致爱丽丝	裘山山/045
桃花渡	叶 弥/058
攀枝花	叶兆言/071
雪夜访戴	徐则臣/081
黑领棕鸟	须一瓜/096
家长会	王保忠/113
狼 烟	吕 伟/126
三岔河	金仁顺/140
信 使	高 君/156
粉 丝	晓 苏/177
高原反应	王 棵/190
假 寐	陈启文/208
企 鹅	鲁 敏/222
腹语者	陈 丹/238

咳嗽天鹅

文/铁 凝

天越来越冷了。早上，刘富躺在被窝里拿被头围住下巴，一边不愿意起床，一边又想着，今天无论如何得看准机会再给省城的动物园去个电话。天真是越来越冷了，院子里那只天鹅，说什么也要给动物园送去。

刘富在镇上给镇长开车。这镇是个山区穷镇，镇长的车是辆二手“奇瑞”。车到刘富手里时，已经跑了快30万公里了，可刘富照样把它拾掇得挺干净。前一位司机在车门上拴了根聚乙烯绳子，绳子上搭着擦汗的毛巾。刘富看着很不顺眼：这可是轿车啊，轿车又不是工棚，哪有随便往轿车上拴绳子的！刘富一边在心里强调着“轿车”，一边扯掉绳子，把毛巾扔到远处——他嫌那毛巾的气味不好。

刘富爱干净，像是天生的。小时候，他最怕阴天下雨。那时他站在屋门口，眼看着雨水和着院子里的鸡屎、猪粪、柴草、树叶，把院子下成个脏污的大泥坑。他不肯向这泥坑下脚，为此甚至不打算去上学。有一次他还气愤地大哭起来，让家人以为他突然受了什么惊吓。后来他长大了，离开他的村子去省城当兵，在部队学会开车，并被选中给省军区一个副政委当驾驶员。虽然刘富最终还是回到家乡的镇上，但他毕竟去外边开过眼界。他变得更爱干净，并且滋长着一点从前并不明显的小傲气。比如他经常对香改说：“就你，要不是为了让我妈高兴，打死我也不会娶了你。”

香改是刘富的老婆，人长得好看，却生性邈遏，手脚都懒。结婚之后，刘富从来没在自家的大衣柜里找到过要找的衣服。那衣柜永远是拥挤混乱的，要么是某只袜子挤住合页使柜门怎么也关不住；或者一拉开柜门，里边的衣



物犹如洪水猛兽奔涌而出，劈头盖脸倾泻在刘富身上。这很让刘富受不了，就为了这个，他和香改闹起离婚。女儿没出生时就闹，生了女儿还闹，最近三年又一直闹。香改终于抵抗不住刘富的坚决，好比刘富爱干净一样，香改爱邋遢，也像是天生改不了的。所以有一天她说：“离就离，缺了鸡蛋还不做槽子糕了！”意思是，没了你我也能活命——说不定活得更好。刘富说，话已出口可不能翻悔。香改说知道你还惦着人家副政委的闺女呢。刘富说，哼，司令的闺女都不在我的考虑之内！香改说这家真是盛不下你了！话没说完突然大声咳嗽起来，从此这咳嗽没有一天断过。香改的咳嗽咳得刘富脑仁儿疼，当他脑仁儿疼的时候他甚至看见了脑仁儿的样子，就跟核桃仁儿差不离吧——这附近的山里出产核桃。香改咳嗽着索性躺倒在床上什么也不干了，包括不再给刘富做早饭。

现在，刘富钻出被窝洗漱完毕，空着肚子来到院里，西屋响起香改的咳嗽声。一明两暗的三间房，刘富住东屋，香改和女儿住西屋。刘富朝东窗根望望，那儿有个半人高的临时小窝棚，是刘富给天鹅搭的。那只天鹅，刘富一睁开眼就想起的天鹅，在这时好似响应着香改的咳嗽一样，从窝棚里伸出雪白的长颈也“咳、咳、咳”地高声叫起来，又仿佛是同它的临时主人刘富打着招呼。每逢这时刘富就想：怨不得这天鹅名叫咳嗽天鹅呢，一叫还真像咳嗽一样，可真不怎么好听。

这只天鹅是镇长送给刘富的。两个月前刘富和镇长去了一趟内蒙古的蓝旗看亲戚，临走时镇长的亲戚用个竹筐把天鹅装上，塞进“奇瑞”的后备箱对镇长说，每年秋天都有天鹅群经过他们村边的大洼飞往南方过冬。那天他去大洼里拾野鸭蛋，发现了芦苇丛里这只天鹅：耷拉着脖子，毛爹着，一看就是只病鹅。亲戚说他知道天鹅是珍贵动物，就把它弄回家想先给它治治病。可它不吃不喝一个劲儿拉稀，村中兽医也不知怎么对付天鹅。有村人说，眼见着活不了几天了，等它死不如杀了吃肉。亲戚说他下不去手啊，正好你们来了，就给你们捎上，我也就眼不见心不烦了。

天鹅随镇长离开蓝旗，乘坐“奇瑞”奔跑 80 公里来到镇长的镇上。刘富把

车在镇长家门口停稳，下车打开后备箱，掏出装着天鹅的竹筐就往镇长院里走。镇长却用身子挡住院门说别别别，这天鹅就归你刘富了。刘富说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不能要。镇长说你看我忙成这样哪有工夫管天鹅呢。刘富说人家不是叫你杀了吃呀。镇长说，你听说过那句老话吧：癞蛤蟆想吃天鹅肉——妄想。咱们是俗人，不敢乱吃。我要是吃了它，不是找着当癞蛤蟆啊。

镇长把话讲到这个分上，那不由分说的口气，和他那位蓝旗的亲戚不相上下。刘富便不敢不接下这天鹅。他拉着天鹅往家走，心里有几分恼火。平白无故的，怎么就非得他来管这只天鹅呢。因为从小讲究干净，刘富连家里养的猪、羊、鸡、狗都不靠近，现在带只病鹅回家，可真不是像歌里唱的——出于爱心，无可奈何罢了。他打算过几天怎么也得把它给出去。

天鹅来到刘富的家，刘富的女儿热烈欢迎。女儿正念初中，立刻上网查了天鹅的资料，对照着家中这只活生生的鹅，她得出结论，它的学名应该是大天鹅，也叫黄嘴天鹅、咳声天鹅，属鸟纲，鸭科。全身羽毛雪白，身体丰满，嘴基本是黄色，且延伸到鼻孔以下。嘴端和脚呈黑色，腿短，脚上有蹼。主要生活在多芦苇的湖泊、水库、池塘中。全球濒危物种，国家二级保护动物。女儿把这些信息告诉刘富，刘富听得清楚明白，尤其记住了咳声天鹅四个字，只是把咳声天鹅听成了咳嗽天鹅，从此没改口。

天鹅来到刘富的家，虽然还是无精打采，不吃不喝的，却一时没有被刘富“给”出去。刘富虽然对它很不耐烦，但还是和女儿研究起怎么给它治病。网上显示的资料说天鹅容易患肠胃炎，刘富蹲在院子里观察天鹅，猜这天鹅说不定得的是肠胃炎。刘富自己就常闹这病，司机的生活不规律，大多都有这病。刘富大胆给鹅用药，氟哌酸加黄连素，只两天，这鹅竟然好了起来，也吃也喝了，那咳嗽一般的叫声也亮堂了。天鹅该吃什么也是女儿从网上查得，它爱吃水生植物的根、茎、叶和软体动物，昆虫、蚯蚓什么的。这使刘富想起镇长那位内蒙古蓝旗的亲戚，天鹅就是病在那儿的芦苇丛里。可惜刘富这山里小镇缺的是水，和水有关的植物、动物实在有限，蔬菜也卖得很贵。头两天女儿只喂了它剁碎的白菜帮子，觉得没营养，就又上网查。这次查到了省城



的动物园，动物园里有个天鹅馆，天鹅馆里的天鹅吃油菜、白菜、胡萝卜、鸡蛋、蚯蚓，还有掺了维生素的玉米粉什么的。刘富对女儿感叹说，这比人吃得也不差呀，就说鸡蛋吧，你爸也不是天天吃呢。

刘富不是不爱吃鸡蛋，他对饮食的安排自有一套算计。给镇长当司机就免不了随镇长出去吃喝，地方越穷，吃喝风越盛。刘富在家粗茶淡饭，好吃的都留给女儿，再馋也硬扛着。攒足了劲，在外边吃喝时便不遗余力，每回都把自己撑个半死。香改和女儿都知道刘富的算计，香改的炊事本领本来不强，更乐得省心省力。特别当她明确同意离婚以后，常回娘家去住，干脆就不给他做饭。香改的娘家也在镇上，女儿放了学就去姥姥家吃饭。现在一只天鹅就得每天吃家里一个鸡蛋，刘富很心疼。可他又知道，女儿要什么是不管他心疼不心疼的。再说，这天鹅在家里养了些日子，还显出和刘富挺亲，每天早晨刘富一出屋门，它准在东窗根的窝棚里咳、咳、咳地大叫几声，问好似的。常常在这时，西屋的香改也会咳嗽起来，好似迫不及待和天鹅比着赛。刘富不为天鹅的“问候”所动，他只觉得自己倒霉，稀里糊涂家里就添了女人的咳嗽和咳嗽的天鹅。

转眼间，天鹅来到刘富的家已经两个多月。一天早晨，刘富在院子里迎接了天鹅的问候之后，就见它步履踉跄地从窝棚里钻出来，站也站不好，走又不敢走似的。刘富蹲在地上仔细观察，立刻发现了问题：这天鹅的脚蹼已经干裂。刘富的脚就在这时也突然不自在起来，脚趾缝之间像有利刃在切割，凉飕飕的刺痛。女儿放学回来，刘富催她赶快上网再查。原来天鹅只能早养两三个月，离开水过久脚蹼就会皴裂。刘富这才用心想想“候鸟”这个词。天鹅是候鸟，刘富的小镇既寒冷又没水，能管天鹅一时，却管不了它的一世。

哪里能管它的一世呢？刘富问女儿。女儿想了想说：动物园。

省城动物园有个天鹅馆，专门养天鹅的。刘富见过网上的图片，天鹅在馆中的水池里嬉戏。女儿在网上查到了天鹅馆的电话，写下来交给刘富说，可以给他们打电话，就说我们有一只天鹅要送给他们。

刘富接过电话号码，心想这网啊真是个好东西，天下没它不知道的事。

又觉得女儿也挺不简单,小小的人儿,已经能指挥老子了。

刘富没有在家里给动物园打电话,他也不用自己的手机联络这样的事——不划算。他到镇政府办公室用公家的电话和省城联系,有点偷偷摸摸,可也无伤大雅。刘富每次用公家电话时都在心里鼓舞着自己说,谁也不能说我这就是私事。从根儿上说,这天鹅的事本来是镇长的事。刘富一连打了很多天电话,终于有一次打通了省城动物园的天鹅馆,接电话的是位男同志。刘富问他贵姓,对方说免贵姓景。刘富说景馆长好。对方说我们这儿不叫馆长叫班长,刘富说景班长好,然后就说了要送天鹅的事。景班长说对不起我们不直接从私人手里收养天鹅。刘富说可是它的脚蹼都裂了呀,我们这地方又没水,看着怪可怜的。景班长说我告诉你个号码,你给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打电话,我们只接收他们批准派送的动物。

刘富就给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打电话。几天之间打了五次,到第六次通了。刘富说了自己的意思,对方问了刘富的姓名、年龄、职业、住址,又问天鹅的来历、外貌、年龄。刘富一一作答,唯一答不上来的是这天鹅的岁数。最后对方说考虑考虑再决定给他开介绍信。

过了一个礼拜,眼看着腊月近了,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还没消息。刘富就又去办公室打电话,问对方是不是批准他往动物园送天鹅。对方说我们没见过这只天鹅,不好下结论是不是能送给动物园。刘富说那你们可以来看看。对方说你那个镇离省城200多公里,我们为了看一只天鹅得花多少行政成本啊。刘富有点不悦,说你们这个协会不就是保护野生动物的吗?不在这上花成本你们还干什么呀!对方听不得这个,啪地挂断了电话。刘富听着电话里的忙音,觉出自己的话太硬,弄得事没办成还伤了和气,这电话怎么说也还得打。

就又打。再打电话刘富低声下气的,说了很多他们这里养天鹅的难处。又经过十多天四五个回合,对方不再坚持要求目睹天鹅,终于答应刘富,批准他把天鹅送往省城动物园,并说念刘富这样执著,介绍信也免开了,他们会直接通知那位景班长,他们和动物园有业务关系。

于是,这个寒冷的早晨,香改和天鹅一块儿咳嗽起来的早晨,刘富赶紧又



去镇政府办公室给天鹅馆的景班长打了电话。景班长在电话里说,他已经接到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电话。还说我算服了你了,为这么一只天鹅,你看你打了多少电话啊。什么时候把天鹅送来,我请你喝酒。

刘富终于等到了去省城的机会——司机是不乏这类机会的。镇长一个在省城的亲戚生病住院,想吃这里的特产——土鸡和紫心地瓜。镇长就派刘富开车把地瓜和土鸡送往省城。

晚上,刘富对女儿说了动物园要收下天鹅的事,女儿说,明天早晨我要再喂它一个鸡蛋。然后,刘富又把香改叫到东屋说,明天你也跟我去趟省城。你那咳嗽从来也没好好治过,离婚之前,我得给你把咳嗽治好。香改不吭声,不吭声就是同意。兴许住娘家让她住出了甜头——娘家人不挑剔她邋遢,一回娘家她就浑身自在,离婚这事,也就越发显出不那么可怕了。

第二天天刚亮,刘富就把“奇瑞”擦洗得锃光瓦亮。他把天鹅装进当初那个竹筐,让天鹅和香改都坐在后排座上,他带着天鹅和香改趁着早起开赴省城。

中午之前他们就顺利到了省城,先去医院把该送的东西送到,接着他们直奔动物园。途中他们路过了省军区大门口,刘富当兵时住过的地方。刘富看见了那大门,他猜后排的香改也看见了。他想起香改讥讽他惦记副政委的女儿,那真是香改说颠倒了啊。当年是副政委的女儿看上了刘富,有一次非要把他放在车上的衬衫拿回家洗,刘富不让,那女儿便大发脾气,跑进厨房一口气摔了四个盘子。后来刘富就复员了。现在一切都过去了,刘富并不懂得什么叫伤感,他不满意眼下自己的日子,但也从来没有想念过那位副政委的女儿。

刘富把车在动物园停车场停好,搬下装着天鹅的竹筐,对车上的香改说,你就坐在车上等我,一会儿我就出来。

这是一个晴天,风硬,太阳却很明亮。刘富带着天鹅来到动物园门口,对检票员说了要送天鹅,让他给景班长打电话。检票员和天鹅馆通了电话之后,放刘富进园,并指给他天鹅馆的方向。园内游人不多,刘富很快就找到了天鹅馆:敢情有这么一大片水啊,三十来亩吧。那馆就在水的中央,孤岛似的。现在水面结了冰,一只天鹅也没有,想必都在那馆中的水池里。在天鹅馆

通往岸边的弯弯曲曲的小桥上，一个五十多岁的黑脸汉子迎着刘富走过来，这当是景班长了。他一边对刘富道着“辛苦辛苦”，一边打量着他怀里的竹筐说，不错，是大天鹅，你在电话里总叫它咳嗽天鹅。

刘富随景班长进了天鹅馆，馆中的水池里，果然有一对对的天鹅在游动。刘富把竹筐放在地上说，看它这脚蹼裂的，快让它进水里泡泡吧。景班长说不忙，我们的人先要给它做体检，这是规定。说话间两个穿灰大褂的工作人员就领走了刘富的天鹅。

景班长在池边热情地为刘富做着讲解。他指着池中的天鹅告诉刘富，这一对叫疣鼻天鹅，在天鹅里算性情厉害的，叫声嘶哑；那一对红额头的黑天鹅叫澳洲黑，贵得很，万数块钱一只。还有那一对就不用我说了，和你送来的一样，大天鹅。我们这儿最多的就是大天鹅……刘富有一搭无一搭地听着，老实说他对各种天鹅并不感兴趣，置身天鹅馆他只有一个很具体的愿望，他想亲眼看见他的那只裂了脚蹼的咳嗽天鹅下水入了池中天鹅的群，他也就算对得起它了，他也就算了了一桩麻烦事。在池边溜达了一会儿，景班长引刘富出了天鹅馆，领他进了旁边一间小屋，说这是他们的值班室。值班室不大，一张旧方桌四周，散放着几把木椅。景班长指了把椅子请刘富坐下，又给他倒了一杯白开水，说快中午了，一会儿就在这儿吃了饭再走，这大冷的天……刘富这才觉出饿来，却还是虚着推让了一下。景班长叫刘富不要客气，说饭就在这个值班室吃，说他在这儿吃了三十多年中午饭了。又不摆席，就是馒头粉条菜。刘富便也不再推辞。他端起那杯白开水，本能地观察着水杯的卫生程度。他发现这杯子油渍麻花的，就不再想喝。怕景班长看出他的嫌弃，又赶紧找个话题。他看见屋角堆着几只敞口的麻袋，里边是些黄豆大的褐色颗粒，他问景班长那是不是喂天鹅的料，景班长说是，说现在方便多了，都是这种加工好的成品饲料，里边各种营养成分按比例搭配，既科学又省事。不像三十多年前，他十七八岁的时候，刚接替父亲到动物园上班，进天鹅馆喂天鹅，每天都得去饲养室领窝头，一个窝头就有海碗大，回来要切成小丁，一天得切120多斤，切得他手腕子发抖啊。刘富就说，真是干什么也不容易，看不



出喂天鹅也是个力气活儿呢。

两人说着话,有管理员已经在桌上摆出两副碗筷,两只青花瓷酒杯,一瓶“小二”——二两装二锅头,一碟花生米。景班长给刘富和自己斟上酒,刘富说这酒就不喝了,他开着车呢。景班长说两个人喝一瓶“小二”还能叫人开不成车?说完硬把酒杯塞进刘富手里。两个人真喝了起来。

一会儿粉条菜端上来了。

一会儿管理员叫景班长出去了。

一会儿景班长回来了。

一会儿一只热气腾腾的黑铁锅端了上来,锅里炖着灰褐色的大块肉。景班长举起筷子冲着铁锅对刘富说,来,尝尝。

刘富说这是鸡呀?景班长说是鹅,你送来的那只天鹅。

刘富放下筷子,似懂未懂的样子。

景班长只好给他解释说,动物园医生已经为这只天鹅做了体检,结果是它太老了,足有25岁了,体内脏器严重老化,基本不再有存活的意义。

刘富说多老算是老啊?

景班长说天鹅寿命在25岁左右,你说它老不老。

刘富说可它正活着哪。

景班长说我们养这么一只老天鹅所要花费的成本你想过没有?

刘富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离开天鹅馆的,只记得他摔了眼前一个酒杯。当他出了动物园,开了“奇瑞”的车门把车发动着之后,才觉出自己的脚趾缝一阵阵钝痛,像被长了锈的锯子在割锯。他把头伏在方向盘上闭住眼,眼前立刻是黑铁锅里被肢解了的白天鹅。刘富的整个脑袋顿时轰鸣起来。他没有想到,这只麻烦了他几个月的天鹅,竟会让他的心有那么大的说不出的难受。该怨谁呢,他想不清楚。回到家又怎么向女儿交代呢,他更想不清楚。这时从车厢后排座上传出一阵咳、咳、咳的咳嗽声,刘富心里一惊:这不是我那咳嗽天鹅吗?难道它没有被送进黑锅它也没有那么衰老,刚才的一切只不过是我要做的一个乱梦?他惊着自己,从方向盘上抬起脸,却僵直着脖子不敢回头,生

怕一回头那咳嗽声便永远消失。但咳嗽声没有消失,只是由咳、咳、咳变成了吭、吭、吭,像是忽然被人捂住了嘴。刘富小心翼翼地扭转头朝后排座看去,他看见了歪坐在那里不急不火的香改。

刘富如果不在这时往后看,他就真的记不起香改还在车上等着他。大半天时间他已经把她给忘了,他原本要在离婚前给香改治好咳嗽的。是啊,咳嗽,刘富曾经那么厌恶香改的咳嗽,他也同样不喜欢天鹅的咳嗽。每当女人和鹅同时在院子里咳嗽起来,他就觉得他的生活纷杂、烦乱,很没有成色。但是就在刚才,当他听见后排座上突然响起的咳嗽声时,竟意外地有了几分失而复得般的踏实感。

刘富发动了“奇瑞”一心想要快些离开省城,路上他只下了一次车给香改买了一套煎饼果子。香改不挑食,也不抱怨刘富丢她在车上那么长时间,只扎着头吃煎饼。吃了一会儿才冷不丁问刘富一句:“哎,你不吃啊?”刘富摇摇头,香改就又自顾自地吃起来。唉,这就是香改了。刘富叹道。其实香改从来就是这样吧?只是他忘了她从来就是这样。他没有在医院门前停车,也没有征得香改的同意。也许他是想,要是从今往后给香改治咳嗽还有的是时间,他又为什么非在今天不可呢。也许他是想,眼下回家才最是要紧。他记起今天是腊月二十三,年已经不远了。

2008年6月18日

(原载《北京文学》2009年3月号)



阅读启示

刘富力求打乱自己的生活小秩序——和老婆香改离婚;把天鹅送走——而当这一切即将实现的时候,他突然发现,自己的追求原本就是一个错误,并且,他的追求在别人看来如同玩笑。被迫收养天鹅,决心送走天鹅,终于送走天鹅,是小说叙述的一条主线。天鹅变成了黑铁锅内的大块肉是小说的高潮。而小说最高妙的地方在于,天鹅的咳嗽声没有了,香改的咳嗽立刻被突显出来,刘富幡然醒悟:“眼下回家才最是要紧”!

——人们身边的一切往往是最真实的温暖。



解 冻

文/迟子建

冰消雪融时，小腰岭人爱栽跟头的日子也就来了。

村路因解冻而变得泥泞不堪，腿脚不利落的老人和在春光中戏耍的孩子，往往走着走着，会被稀泥暗算了，“刺溜”一下，滑倒在地。孩子跌倒不冤，他们高兴的时候，又跑又跳的，忘却了泥泞；而那些老人，可是小心翼翼地走着的啊。老人们倒地的一刻，哭的心情都有了。中年人里，也有被泥泞算计的，比如酒鬼。他们飘摇着扑地的时候，往往醉话连篇，有的说自己钻进女人柔软的花被窝了，舒坦；有的说他没做伤天害理的事儿，凭什么要被领到阴曹地府的门口；还有的把稀泥当成了大酱，嚷着：“来、来裸葱，蘸蘸！”

小腰岭的女人恨透了泥泞，一旦暖阳照拂得屋顶的积雪脱胎换骨，屋檐“滴答——滴答——”地滴水了，她们便不愿意让老人出门，不愿意让男人喝酒，更不愿意让孩子玩耍。不然，她们得一天洗一盆衣服，耗力气不说，还浪费了肥皂。可是泥泞怎么能阻止得了人的日常出行呢，老人该溜达还得溜达，孩子放学归来的路上照样打打闹闹的，男人们也断不了三三两两地凑一堆划拳喝酒。你时常能在路上，逢着那些栽倒后滚了一身泥水的人。女人们没办法，只好让家人穿最破旧的衣服和鞋子。若是外乡人这时节来小腰岭，看着一村人衣衫褴褛的，会说：“这村子穷掉底儿了！”

有一个在泥泞中依旧衣着考究的人，他就是小腰岭的小学校长苏泽广。只要上班，他必得穿上皮鞋和中山装，虽然他倍加小心，可是回家的时候，裤脚还是溅上了泥点，鞋帮也跟打了一圈儿眼影似的，沾上了污泥。他老婆黎素扇，少不了埋怨他几句，说你看看小腰岭的人，谁像你穿成这样，让人笑

话！苏泽广说：“我这么多年没穿中山装了，好不容易盼到能穿的日子了，再让它压箱底，不是可惜了吗！”工宣队进驻学校的那些年，青峰林业局机修厂一个满手老茧的锻工取代了苏泽广，做了校长，而他则被发配到畜牧厂养猪。苏校长养猪的那些年，无论冬夏，都穿着藏蓝色的土布工作服，他的裤管让猪拱得常沾着猪食嘎巴。那一单一棉的皮鞋，也被搁置起来。他夏天穿球鞋，冬天则是扛踢的大头鞋。他给猪絮干草时，一旦发现猪栏门被冻住了，便抬起腿，三脚两脚的，用大头鞋把门踹开。平反后的苏泽广官复原职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供销社买了一盒鞋油，把皮鞋打得锃亮，然后又捧出中山装，让老婆把它熨烫得板板正正的，挂在衣柜最显眼的位置。小腰岭人看他穿着中山装的样子，有的羡慕，有的则嗤之以鼻，说：“臭老九又抖起来了！”

苏校长喂猪的年月，每年初春，免不了闪失，做两回泥猴。好像人一落魄，腿脚也软了。而这两年，他精神抖擞的，哪怕再湿滑的路，也没有跌倒过。所以黎素扇因丈夫裤脚的泥点发牢骚的时候，也会自我安慰道：“唉，比起从前，这算是小打小闹的脏了，伺候得起！”

苏泽广这天下班回家，滚了一身的泥水，显然他是摔倒了。黎素扇气青了脸，嚷着：“我说让你穿破衣服吧，你非不干！这咔叽布的中山装，洗、熨都费劲，你知道不知道？！”

“我知道。”苏泽广垂头丧气地说，“我自己洗，不劳你了。”

黎素扇心软了，她撇着嘴说：“我也就是说说，你洗，肯定在水里逛荡几下就拎出来了，洗不透亮，还得我费二遍事。”

苏泽广吁了一口气，边脱衣服边说：“你得赶快把它洗好晾干，我要去兴林开个会。”

“什么会呀，要去兴林？”黎素扇问。

“我要是知道就好了。”苏泽广说，“邮递员下午送来急件，我打开一看，是教育局发来的，让我后天到青峰报到，然后去兴林开个紧急会议，特别注明此事机密，不得外传。”

黎素扇“哎呀——”叫了一声，打了个激灵，说：“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”



苏泽广阴郁地说：“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只是不知道是我个人出事了，还是国家出事了。以前通知开会，什么内容，会期几天，都说得明明白白的。这次呢，既没说会议的议题，也没说要开几天。而且，没有大事，怎么会把人召集到兴林呢？我看这次出门，恐怕凶多吉少。”

“就你一个人去吗？”黎素扇说这话时，分明带着哭音了。

“通知上写着三个人。”苏泽广说，“还有林业局招生办的主任陈树典和一中的王中健校长。”“人家都是青峰的，基层的只有你啊。山上山下这么多学校，南沟学校、山河学校、望江岭学校，怎么单单让小腰岭学校的校长去呀？你想想，这两年，你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呀？”

“我想了，小腰岭学校没有品德不良的老师，也没有违反校规的学生，教学工作是正常的，没错误。”苏泽广说。

“你做没做什么越权的事啊？”黎素扇苦着脸说。

“去年冬天敲钟的老王重感冒，我帮他打了三天钟，如果说越权，这算是一件。”苏泽广笑了。

“你还有心思开玩笑！”黎素扇说，“你要是出了事，我们娘儿仨怎么活啊？”说着，眼泪“啪嗒、啪嗒”地落了下来。

“你放心，万一有不测，我会安排好你和孩子的生活的。”苏泽广说。

黎素扇正想说什么，苏合图回家了。合图15岁，初中快毕业了。他的相貌随母亲，团脸，大眼睛，塌鼻子，性情却随父亲，爱说，爱开玩笑。他今天用弹弓追一只乌鸦，绊了一跤，栽到泥坑里，正担心进了家门会挨母亲的骂，一看父亲换下的中山装，知道他先做了反面教材了，便心安理得地对母亲说：“爸爸的衣服得好好洗洗，我这身破衣服，就着爸爸洗衣服的水，搓巴搓巴就行！”

黎素扇泪眼朦胧地说：“两个冤家！”

小腰岭是个两百多户人家的小山村，归属于青峰林业局。青峰林业局呢，不过是兴林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小城。小腰岭离青峰十三公里，而青峰离兴林市则有三百多公里。从青峰去兴林，要乘六个小时的火车。小腰岭人常

去青峰,办嫁妆,买年货,或是串亲戚;而去兴林,多半是因为病。但凡青峰医院看不了的病人,会被转院到那里。所以小腰岭人若是听说谁家有人去兴林了,都不往好处想,好像那里是地狱之城。

黎素扇生起火,烧了锅水,想着先洗了衣服,再做晚饭。她正要出去取洗衣盆,苏泽广提着它进来了。他先是舀了一瓢水,荡去盆底的浮灰,倒掉,然后才把清水注入盆中。当他舀完水,把手探到盆中,帮妻子试水温的时候,黎素扇红了眼圈儿。丈夫忽然对她体贴起来,让她觉得如果失去这个男人,日子将没有温暖可言。天色渐渐暗了,黎素扇把脏衣服浸泡到盆中,苏泽广知道这通洗要浪费不少水,而缸里的水快见底儿了,赶紧挑起水桶出了院子。

黎素扇坐在弥漫着水蒸气的灶房开始洗衣服的时候,忽然想起女儿苏彩鳞还没有回来,就吆喝后屋中的儿子:“合图,去看看你妹,早该放学了!”

“她呀,肯定又帮着人值日了!要不就是跟我和爸爸一样,也摔到泥坑里,不敢回家了。真要是那样的话,妈妈,你今天可是太倒霉了!”苏合图满怀同情地说。

“你少废话,快去看看吧!”黎素扇说。

苏合图刚出门,就迎着了妹妹。苏彩鳞虽然没被泥泞害着,可她的书包受害了,书包成了泥包,彩鳞一见母亲就呜呜哭。看来,她只顾了自己,没顾上书包。而那个帆布书包,是最难洗的。黎素扇唉声叹气的时候,合图大声说:“妈妈,都是烂泥惹的祸!它是咱家的敌人,我与它势不两立!”他张开双臂,用诗朗诵的形式来为母亲宽心:“啊——让这不三不四的小春天——快快地过去吧,啊——让又香又甜的大春天——更快地到来吧!”

小腰岭人,确实把春天分为小春天和大春天。小春天就是初春污泥浊水横行的时节,这时的春天乍暖还寒,给人半阴半阳的感觉;到了大春天呢,真正是风和日丽了。那时道路干爽了,草绿了,花打骨朵了,燕子来了,南窗下暖风阵阵。一到这时节,小腰岭人就不爱回屋睡觉,因为星空也变得好看了。

小腰岭的小春天大抵是在每年四月的中下旬,而大春天则始于五月。一般来说,人们在小春天就开始翻地,运送积肥,擦拭农具;到了大春天,就要播